



朱鳳玉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

# 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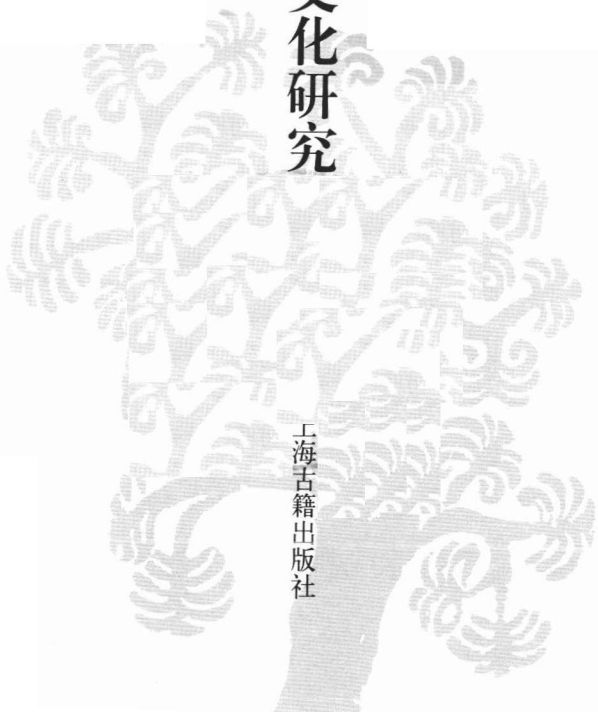
朱鳳玉

朱鳳玉 著

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 CIP ) 數據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 朱鳳玉著.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1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  
ISBN 978-7-5325-6019-6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敦煌學: 通俗文學—文學研究—中國—文集②敦煌學—俗文化—文化研究—中國—文集 IV. ①I206.22-53②K20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1) 第152246號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朱鳳玉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韻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1.25 插頁2 字數 262,000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6019-6

I · 2395 定價: 36.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編委會

- 主 編：鄭炳林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編 委：樊錦詩      （敦煌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榮新江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郝春文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  
        柴劍虹      （中華書局編審）  
        趙和平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  
        鄭阿財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羅世平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張涌泉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鄧文寬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  
        高田時雄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波波娃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長、教授）

#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編纂緣起

鄭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是 20 世紀古文獻四大發現地之一。出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獻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國外，分別收藏在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等國家，劫餘部分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等單位。由於敦煌文獻收藏的國際性，“敦煌學”一出現就成為一門國際顯學，長期引領着國際學術潮流。敦煌文獻內涵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藝術內容豐富多采，作為敦煌學的研究對象，一直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中國敦煌學研究的起步基本始於敦煌文獻的發現。中國學者最早從事敦煌學研究，是 1904 年金石學家葉昌熾至酒泉，從汪宗翰等人手中得絹本《水月觀音》、《地藏菩薩像》及寫本《大般若經》、《開益經》等，均作了考訂，將有關見聞寫入《語石》及後來撰寫的《邠州石室錄》中。後來由於王國維、羅振玉、蔣斧等進入，中國敦煌學研究掀起第一個高潮。而中國敦煌學的真正興起是 20 世紀 80 年代，隨着改革開放春風的吹起，敦煌學迎來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為止，中國敦煌學研究已經走過百年的學術歷程，中國敦煌學界經過最近 30 年的努力，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國外”的局面。在中國敦煌學百年研究的歷程中，涌現出了一批著名的專家學者，出產了一批影響巨大的研究成果。在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百年之際，需要對百年來中國敦煌學界的研究工

作進行回顧和總結，並對今後的研究進行展望。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利用“985 工程”平臺經費資助，邀請中國敦煌學界 30 餘位專家，選取他們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以“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名義，結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為中國敦煌學界研究之參考。

作為該項工作發起單位的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敦煌學也是蘭州大學的重點學科。早在 1979 年，蘭州大學就建立敦煌學研究機構，1983 年籌建敦煌學專業資料室，創辦了敦煌學專業期刊《敦煌學輯刊》，建立敦煌學碩士學位授權點，1985 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大學建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蘭州大學資料中心，1986 年通過教育部申請到美國基督教亞洲高等教育基金會的資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學博士學位授權點並成為甘肅省重點學科單位，1999 年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成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2007 年蘭州大學敦煌學成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敦煌學還是蘭州大學“211 工程”、“985 工程”建設的重點學科，先後投入經費 1 400 萬元進行重點建設，使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資料建設、學術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進展，並逐步發揮其優勢，在國內外敦煌學界起到了引領研究的作用。近年來，蘭州大學與敦煌研究院通過聯合共建，實現了優勢互補，這一優勢在雙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養中得到了體現。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與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會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藝術學院、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成功大學等機構在學術交流、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等方面進行合作，與耶魯大學聯合籌建了國際佛教藝術與文化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 以促進本學科向“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 提高蘭州大學敦煌學專業的培養水平。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在 1985 年建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蘭州大學資料中心, 目前擁有中外文圖書 7 萬餘冊, 在本學科的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對外交流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不僅保證了敦煌學專業的科研教學, 同時也對敦煌學界提供服務。研究所還創建了敦煌學資料信息服務中心網站, 在條件成熟後將可為整個學術界的研究提供網上信息服務。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擁有除本科以外齊全的人才培養體系, 擁有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博士授權點, 積極為學術界培養人才。到 2010 年為止, 出站的博士後 4 人, 畢業博士 54 人, 14 人晉升教授, 其中 5 人任博士生導師, 20 人晉升副教授, 33 人獲得國家基金項目支持。十餘名博士生得到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資助, 赴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印第安納大學, 日本京都大學、九州大學,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等深造學習, 一人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 兩人博士學位論文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同時還為中國港臺地區和國外培養敦煌學研究人才, 先後招收的學生有讀博和短期研修兩種形式, 主要來自於中國臺灣地區南華大學, 韓國國立首爾大學, 日本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大學、九州大學、青山學院大學、成城大學、東北大學、東京藝大學、東京女子藝術大學、龍谷大學, 美國密歇根大學, 前後接收學生四十餘人, 其中畢業的博士生 2 人, 這些學生普遍得到派出單位的好評。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承擔國家、教育部、國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和國際交流基金項目一百二十多項, 經費一千多萬元, 陸續推出了“敦煌學研究文庫”、“敦煌學博士文庫”、“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庫”、“國際敦煌學叢書”、“絲綢之路研究文庫”、“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法國漢學精粹”、“絲綢之路歷史文化”

等叢書，即將啟動的有“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和“敦煌講座”叢書。研究所編纂、出版的論著在學術界得到普遍的好評，分別獲得中國國家圖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甘肅省優秀圖書獎、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甘肅省社科優秀成果獎多項，研究成果入選《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等。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的發展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扶持的結果，也是中外敦煌學界各位專家扶持的結果。由此，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也是敦煌學界的共同學術研究基地和交流平臺，希望在今後的發展中各界繼續給予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學研究的特殊性質，遵照專家的意願和實際需要，本叢書論述性著作一般以簡體出版，以方便閱讀；考據性著作以繁體出版，以避免錄文和釋文的歧義。由此繁簡混合出版帶來的叢書格式不統一，希望讀者給予諒解。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醞釀、發起到實施，得到了很多專家的支持和幫助，特別是老一代敦煌學家的支持和幫助，否則很難有這個項目的實施。叢書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該社出版的俄藏、法藏敦煌文獻，對敦煌學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叢書的諸位編委，也為“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勞動，對此表示真摯的感謝！



# 學術自述

朱鳳玉

1977年即將大學畢業，家庭經濟狀況實在不允許我繼續讀研究所，但是石禪師總覺得應該趁年輕多讀點書，因而想方設法幫我解除諸多心理障礙，就是要我讀研究所。原以為父母親北上參加畢業典禮時，會跟老師說抱歉，要我回去工作，沒想到家父卻向老師深深一鞠躬，說：“鳳玉就交給您了。”就這樣跟定了老師，學習《紅樓夢》，撰寫碩士論文《紅樓夢脂硯齋評語新探》，並參加敦煌學研究小組，研習敦煌學。正因如此，得有機緣接觸大量敦煌文獻，尤其是通俗白話詩人王梵志詩的寫卷，始知《紅樓夢》中的“鐵檻寺”“饅頭庵”，其原典實出於王梵志詩的“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因此，我便對這位善於捕捉人情世態，運用淺近俚俗語言入詩的白話詩人深感興趣。在潘先生的鼓勵與指導下，以“王梵志詩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從此開啟了敦煌文學研究與教學的門路。

在參加敦煌學小組期間，我先後參與了《敦煌俗字譜》、《龍龕手鑑新編》、《經典釋文韻編》、《玉篇索引》等書的編纂工作，因而開始注意到敦煌文獻中的字書寫本。特別是博士論文的撰寫過程中，需要一方面對寫卷文字訛、俗的辨識、校錄，一方面尋求白話通俗語彙的解讀，更使我領略到敦煌通俗字書的特色與價值。於是開始醞釀“敦煌字書”的整

理研究，陸續對《俗務要名林》、《碎金》等雜字系、俗字書進行校理與探究。1993年提出“敦煌寫本字書研究”的國科會計畫。可是，由於身兼家庭主婦、大學教師等多重角色，行政工作、家庭事務、教學備課多頭並進，內外交煎，研究工作也就時輟時續。之後，又隨着子女從嬰兒到學童，住家從臺北到嘉義，工作由一般大學中國文學系到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其間的變化、周折，讓我深深體會到要想在家庭、教學兼顧之餘，進行個人的研究工作，的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雖然如此，但是為了怕師長失望，也不願自我懈怠，更為了給兒女一些好形象，我不斷地惕勵自己。每當夜闌人靜，小孩就寢，家事停當之後，總會勉強提起精神，斷斷續續地進行抄校和整理。在師長的鼓勵、家人的支持和同人的關懷下，終於在1997年完成《敦煌寫本〈碎金〉研究》一書，同時也發表了幾篇相關的文章。雖然不能盡如人意，但至少可呈現個人對敦煌學研究的熱忱不減，更沒忘記老師“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的惕勵。

時光荏苒，環境穩定，子女成長；陽春教授，壓力盡釋；教學、研究也就成為我的日課。稍有餘力便參與外子鄭阿財的研究工作，如擔任“敦煌蒙書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就中擇取有趣及與教學有關之寫卷，如《上大人》、《古賢集》、“學郎詩”等進行研究，撰寫論文。同時，也協助《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的編纂，並合撰《敦煌蒙書研究》、《開蒙養正——敦煌學校教育》等書。在這期間，也得以隨着往來敦煌、蘭州、北京、成都、杭州等地參加敦煌學術會議，與同道交流學習，開闊視野。近年在嘉義大學執教，擔任敦煌文學研究課程，並先後執行“敦煌雜字系蒙書與歷代雜字書之比較研究”“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敦煌白話詩校輯與研究”“敦煌邊塞文學研究”“從論議、爭奇到相褒：爭奇文學發展與演變之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等國科會研究計畫。

敦煌藏經洞自發現以來，已歷經百年。就中國敦煌學研究發展而言，敦煌文學研究開始較早，且成就最為突出，成果也最為豐碩。不論是文人的雅文學，或民間流傳的俗文學，在研究的質與量上都有著極為卓著的成果。尤其是許多重要的門類，如敦煌變文、敦煌曲子詞、王梵志詩、敦煌詩歌、敦煌賦等，不但陸續有整理校錄的文本出版，而且有不少頗具系統而深入的研究論著產生。基於為課程的教學目標尋求定位，又希望為自己未來研究發展樹立清晰而正確的方向，特擬訂“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計畫，對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展開考察，對敦煌文獻中的文學材料進行系統發掘，對研究論著進行總帳的論述並客觀的評薦，同時也對敦煌文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析論，希望能提供敦煌文學研究持續發展之參考。計畫執行期間，先後發表了十多篇相關論文，承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鄭炳林所長之鼎力協助，特將其中 11 篇集結為《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一書，交付北京民族出版社印行中。

今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更啟動編纂“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出版計畫，承鄭炳林所長之邀，參與選集。自顧雖於敦煌學研究之初志不改，然學力多有所不逮，只好勉強抽空清點近年敦煌學研究的相關論文，選取性質相近之篇章，計得 17 篇，其主題有關蒙書、俗字書、學郎詩、變文、曲子詞、廣告文學等方面，略可呈現個人敦煌學研究學術歷程之大要。其性質與研究內容，蓋不外乎俗文學與俗文化，乃以“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作為標目。既以作為自我鞭策之指標，更期盼一愚之得能有些許可供敦煌文學研究之參考與借鏡，那也就不辜負鄭所長的一片盛情與編委會的好意了。

2011 年 3 月朱鳳玉於嘉義民雄寓居

# 目 錄

|                               |       |
|-------------------------------|-------|
|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編纂緣起 .....           | 鄭炳林 1 |
| 學術自述 .....                    | 朱鳳玉 1 |
| 敦煌學即詩抄析論 .....                | 1     |
| 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 .....              | 31    |
| 敦煌邊塞文學中“靈鵲報喜”風俗初探 .....       | 50    |
| 敦煌邊塞主題講唱文學的傳播與軍旅情懷 .....      | 62    |
| 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在平話與演義之運用 ..... | 88    |
| 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 .....       | 107   |
| 論敦煌文獻敘事圖文結合之形式與功能 .....       | 126   |
| 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             |       |
| ——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 .....     | 152   |
| 敦煌蒙書中的婦女教育 .....              | 174   |
| 從傳統語文教育論敦煌本《雜抄》 .....         | 192   |
| 敦煌寫本蒙書《上大夫》研究 .....           | 216   |
| 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研究 .....           | 237   |
| 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 .....             | 259   |
| 敦煌本《正名要錄》中“連文釋義”初探 .....      | 271   |

|                           |     |
|---------------------------|-----|
| 俄藏敦煌寫本《雜字》研究 .....        | 283 |
| 敦煌本《碎金》與宋、明俗用雜字之比較 .....  | 315 |
| 敦煌寫本《開蒙要訓》與臺灣《四言雜字》 ..... | 326 |
| 朱鳳玉論著目錄 .....             | 342 |

# 敦煌學郎詩抄析論

## 一、前言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王國。《全唐詩》所載詩有九百卷，兩千兩百餘家，四萬八千九百多首。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從詩歌的體式、風調與作者群體等方面來論述唐詩興盛的情形，曾說：“甚矣！詩之盛於唐也。……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縑衣羽客，靡弗預矣。”<sup>①</sup>可見唐詩人才之盛，作品之夥，確實令人嘆為觀止。其中帝王、將相、朝士、布衣之作，傳世較夥，而研究者也多，縑衣、羽客、婦人等詩篇，也不在少數，且近年為研究者所關切。唯獨童子詩作，見之於傳世的少，研究者也鮮有涉及。

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大批唐五代詩歌寫本的重見天日，讓我們感受到雕版印刷普及前的抄本時代敦煌地區詩歌流傳的實況。隨着敦煌資料的公布，我們也在許多學郎抄寫文獻之後發現了零星篇章的學郎詩抄，既豐富了唐五代學童的文學作品，更印證了胡應麟“童子婦人”、“靡弗預矣”的說法。

有關學郎詩抄的資料早在從事敦煌寫本敘錄工作時，便已現端倪，只是一直沒受到太多的重視，如許國霖《敦煌雜錄》“雜詩”中著錄的為字 68 號及宿字 99 號便是學郎詩抄。<sup>②</sup>胡適在為許氏此書寫序時，便抄

錄《寫書不飲酒》、《寫書今日了》等兩首他所謂的“寫書手的怨詩”作為序文結尾。<sup>③</sup>1973年，小川貫一《敦煌佛寺學士郎》一文，雖然大量引用學郎題記來討論佛寺的學郎及其歷史意義，然仍未對題記後有關的學郎詩抄加以關注。<sup>④</sup>直到1987年，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輯錄了敦煌遺書、遺畫及莫高窟題記中有關的學郎題記144條，並輯錄了學郎詩抄約30首，開啓了學界對學郎詩抄的關注，<sup>⑤</sup>如：項楚《敦煌詩歌導論》第三章《民間詩歌》第六節“學郎詩抄”<sup>⑥</sup>、徐俊《敦煌學郎詩抄作者問題考略》<sup>⑦</sup>、鄭阿財《敦煌寫本中有趣的學童打油詩》<sup>⑧</sup>、楊秀清《淺談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學生生活——以學郎詩抄和學郎題記為中心》<sup>⑨</sup>、謝慧暹《敦煌漢文文書題記中之學郎詩抄研究》<sup>⑩</sup>。

學郎詩抄是敦煌詩歌中的特殊一環，是唐詩發達、普及的呈現，也是探究敦煌學生日常生活的一扇視窗。這些詩歌，頗多為即興書寫，語多通俗淺白，實為唐五代敦煌地區的通俗白話詩。雖然並非全屬學郎創作，然均由學郎抄寫，因此本文將之稱為“學郎詩抄”。由於本人早年從事王梵志及其詩篇的研究，對於王梵志詩語言通俗、口語俚詞皆可入詩、詩句簡煉辛辣等詩歌內容特色，印象尤深。同時，筆者近年執行國科會“敦煌白話詩校輯與研究”計畫，<sup>⑪</sup>因此，對於學郎詩抄一類的作品多所留意。今特將多年蒐集、整理、研究之心得，草撰此稿，分別探究敦煌文獻中學郎詩抄的特色，並論述學郎詩抄的研究意涵等，以就教大雅方家。

## 二、敦煌文獻中的學郎詩抄

敦煌地區唐宋時期對官學、私學、寺學學生的稱謂，我們從現存敦煌文獻中保存的當時學生抄寫各種文書所留下來的題記中，可以知道有自稱為“學士郎”、“學郎”、“學士”或“學生”的。<sup>⑫</sup>這些學生在抄寫、持

誦的書本卷末或卷背，每每信手塗鴉，留下一些抒懷感慨的詩歌作品，這便是我們所謂的學郎詩抄。

由於學郎的年齡層不一，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出現了相當的落差。較年幼的初學者，尚未具備創作詩歌的能力，但在閱讀、抄寫困乏厭煩之際，抄些現成的詩歌，用以表達自己的心情，抒發煩悶的情緒。這些詩篇往往是當時學校流傳的不具作者姓名的作品，僅為學郎所傳抄，並非抄寫者的創作；也有些是抄寫者襲用現成作品時，在字句上略作改換；當然也有較為成熟的學郎，已具詩文寫作能力，而出現了個人述志或即興的創作。所以本文所謂的學郎詩抄，有學郎所創作的詩歌，同時也包含流傳於學郎文化圈，用以表達學郎生活情緒的非原創性的詩歌。

今就現已公佈的寫本加以普查，敦煌寫本中有學郎詩抄的寫本，計有：S. 614、S. 692、S. 728、S. 3287、S. 3713、S. 6204、S. 6208、P. 2498、P. 2621、P. 2622、P. 2746、P. 2917、P. 3189、P. 3192、P. 3305、P. 3322、P. 3386、P. 3486、P. 3534、P. 3780、P. 4787、P. T27、北圖藏玉字 91 號(8317)、北圖生字 26 號(8347)、北圖宿字 99 號(8374)、北圖位字 68(8442)、北新 0836、中國書店藏等 28 件，總計 55 首(含殘句)。除去重複，計得 41 首，謹就內容分別略作校錄與說明，臚列於下，以資參考。<sup>⑬</sup>

### (一) 述志抒懷

敦煌寫卷中有年齡稍大，心智成熟，頗具文墨與學養的學郎的詩抄，這些作品與一般唐代文士的作品性質相同，內容大都是個人心志、理想與情感的抒寫，應屬作家個人的意念。今所得見主要有翟奉達、薛彥俊、李幸思等。天復二年(902)翟奉達述志詩三首：

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藝堂堂世上無。男兒不學讀詩賦，恰似肥菜根盡枯。

軀體堂堂六尺餘，走筆橫波紙上飛。執筆題篇須意用，後任將



身還文知。

哽咽卑末手，抑塞多不謬。嵯峨難遙望，恐怕年終朽。

此三首，見於北新 0836《毛詩詁訓傳卷十六·大雅·文王之什》背面《逆刺占》一卷卷末。詩前有題記：“于時天復貳載歲在壬戌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燉煌郡州學上足子弟翟再溫記。溫字奉達也。”前二首爲七言絕句，後一首爲五言絕句，均爲翟奉達二十歲爲沙州州學生時之作。詩後有：“幼年作之，多不當路，今笑今笑，已前達走筆題撰之耳，年廿作。今年邁見此詩，羞煞人，羞煞人。”當是他晚年看到年輕時的抄卷，有感而發，再增寫的題記。按：翟奉達（883—961?）晚唐五代沙州人。歸義軍時期的曆法家。本名再溫，字奉達，以字行。天復二年（902）爲州學上足弟子，之後爲伎術院禮生，後唐同光三年（925）爲歸義軍節度使押衙行軍參謀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後周顯德三年（956）爲登仕郎守州學博士。顯德六年（959）爲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行沙州經學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北宋建隆三年（961）尚在世，時年七十九歲。敦煌文獻中保存有他撰著的曆日及詩文等寫本。今存詩篇，除上述三首外，P. 2668 有他三十二歲時詠莫高窟的七絕二首。此外，莫高窟第 220 窟甬道北壁還有他的《文殊頌》一首。有關他的著述、官歷，及家世詳參蘇瑩輝《敦煌翟奉達其人其事》一文。<sup>⑭</sup>

同光二年（924）薛彥俊《凡人》詩：

童兒學業切殷勤，累習誠望德（得）人欽。但似如今常尋誦，意智逸出盈金銀。不樂利閭（潤）願成道，君子煩道不憂貧。數季（年）讀誦何得曉，孝養師父求立身。

此詩爲 S. 6204《同光貳載汝南薛彥俊七言詩一首》，首題：“同光貳